

灵感传承

GENERATIONS OF INSPIRATION

经营家族企业远非维系家谱那么简单。除了传承血统，继任者的价值观、愿景和认知亦要一脉相承。在与尼克·福克斯 (Nicholas Foulkes) 的一次真情对话中，泰瑞·斯登讲述他对父亲菲力·斯登的早期记忆，并感念每天如何仍受父亲启发。

泰瑞·斯登 (Thierry Stern) 坦言自己是个只爱朝前看的人。他说：“像这样谈论往事绝非易事，我从不抚今追昔，过去就过去了。”

本期《百达翡丽》国际杂志旨在向菲力·斯登 (Philippe Stern) 的辉煌成就致敬，而这亦是泰瑞一直以来的心愿。听泰瑞讲述童年轶事，会让人立刻联想到研究查尔斯·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的专家、著名学者大卫·塞西尔勋爵 (Lord David Cecil) 对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(David Copperfield) 的评论：“虽然狄更斯揭露的那个世界比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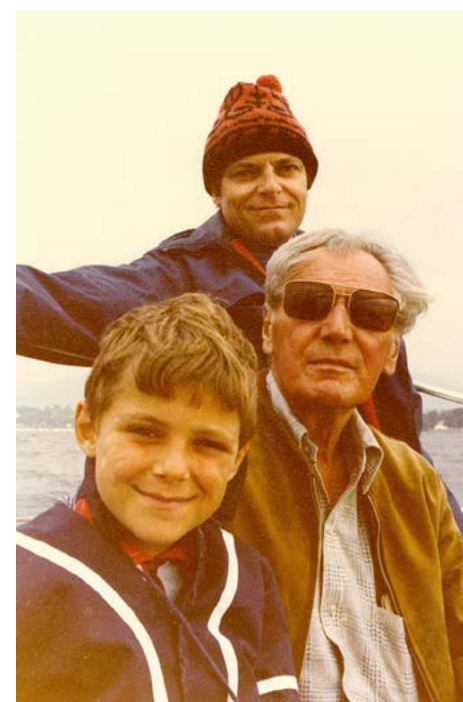
多数成年人经历过的更加夸张——光明更耀眼，阴影更幽暗；但那正是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的世界。”

不出所料，泰瑞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涉及菲力的两大爱好：帆船运动与钟表制作。“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来自扬帆出航 (下图)。他是一位帆船运动健将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清楚知道，父亲热衷的不是驾驶帆船，而是帆船比赛。看到父亲和他的团队一起在湖上庆祝夺冠时，我也见到了父亲好胜的一面。他喜欢赢。”

“另一段早期记忆是坐在父亲位

于罗纳大街的办公室里。我当时应该不到6岁。父亲在办公桌前工作，我总是坐在地板上玩玩具。有一次，我走到陈列柜前打开了一格抽屉，看到里面放着来自布卢瓦 (Blois) 的怀表。”

尽管只是惊鸿一瞥，这些17世纪初的瑰宝却在当时只有6岁的泰瑞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我记得很清楚。它们很美。这也是我和父亲最早的共同记忆之一。他允许我打开抽屉，却不让我碰那些时计。我还记得它们的气味和红色衬里，以及那些蓝色怀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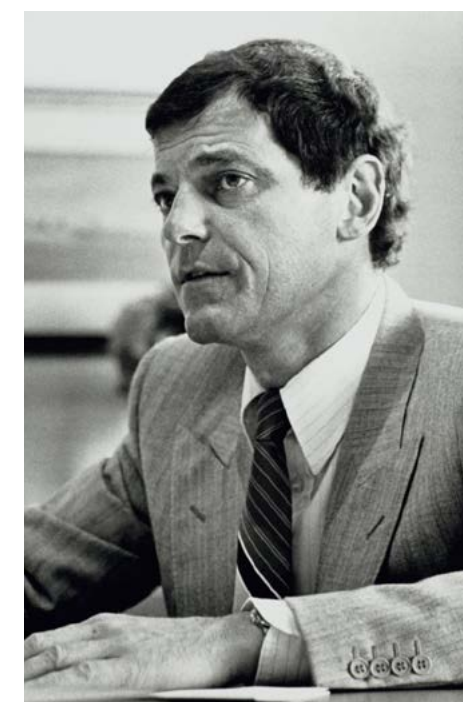


照片：JASON BELL JACQUES-HENRI ADDOR



对页：这张照片2009年拍摄于普朗莱乌特制表工坊，菲力·斯登先生俯首望向儿子泰瑞。泰瑞在那一年继任百达翡丽总裁。
左图：斯登家族三代人合影，泰瑞（前）、亨利（中）和菲力（后）。数十年来，制表知识在这间家族企业中代代相传。
上图：菲力·斯登总是奋勇争先。1977年至1992

年，他曾驾驶名为“牵牛星” (Altair) 的多体帆船七度摘取金杯帆船赛 (Bol d'Or) 桂冠。
右图：菲力·斯登在罗纳大街的百达翡丽前总部经营企业。在他掌舵期间，该建筑在2006年经过重新设计，成为百达翡丽沙龙的一部分。

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探望工作中的父亲是为子女常有的回忆；但对泰瑞而言，这也是人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。“自那天之后，我告诉父亲我想制造钟表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，并总是对我说：‘日后再看，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决定。’可我从来不曾改变过主意。”

当泰瑞年纪稍长，当时位于罗纳大街的公司总部成为他的乐园。“我那时大概10岁：所有工作人员都会给我糖果，我还喜欢坐那部全木制旧电梯。它很可爱，有一扇漂亮的闸门。总部有一间会议室，透过地板几乎可以瞥见楼下店里的情况，甚至能听到人们在店里讲话的声音。我经常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，见到了很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人物，比如和父亲共事很久的布斯先生（Buchs），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；以及班贝利先生（Banbery），他为百达翡丽博物馆搜罗藏品，劳苦功高；还有我的父亲和祖父，他们的办公室是相通的，由一扇门连接，一间弥漫烟斗的烟丝味，另一间则飘逸着香烟味。”

出了办公室，泰瑞的祖父亨利·斯登（Henri Stern）是二人之中比较爱交

际的一位。“我记得在祖父家的湖边与很多人一起共进午餐。作为家中的晚辈，看着所有大人聚集在一起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百达翡丽大家族的一员。大家都互相认识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钟表行业基本上是家族生意。每年夏天，祖父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，所有人都会来，家父也不例外。那是一旦开始便不知何时结束的午餐会。我记得有一个大帐篷，里面有一座

这一刻或许令人有些感伤，父亲仅用寥寥几笔，就把毕生事业全部交付到儿子手中。

大型烧烤炉和一张巨大的桌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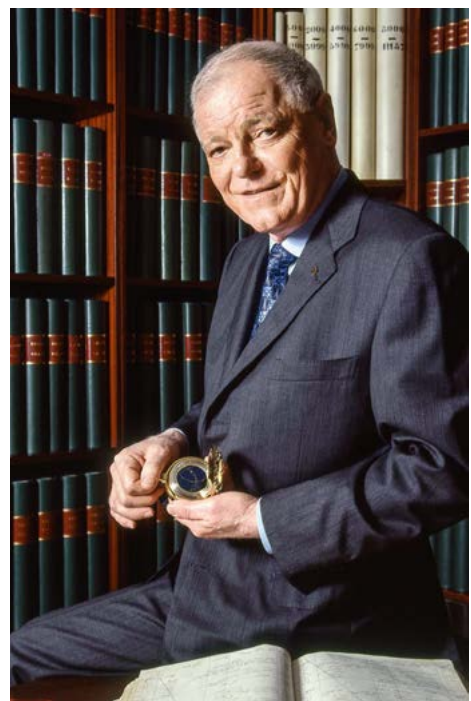
祖父的烧烤派对是泰瑞童年时经常参加的活动，这类聚会在他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好印象。然而另一些往事则会从他的记忆中清晰涌现，历历在目。

“毋庸置疑，决定父亲和整个家族命运的一刻发生在我12岁左右，姐姐克里斯汀（Christine）稍微年长一些。那是晚餐时间，父亲说：‘听着，我必

须跟你们谈谈，因为我刚刚冒了巨大的风险。我相信那样做是可行的：但你们要知道，万一发生意外，你们可能会有麻烦。’他说他借了很大一笔贷款回购股份，拯救百达翡丽。我不了解具体情况，只知道他很紧张。有些画面会在孩子心中长久留存。我记得他的脸，记得食物、盘子、餐桌和一切。我明白，那是命运攸关的一刻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几年后我们在同样的餐桌上，同样是享用晚餐，就连餐具摆设也一模一样，父亲说‘我们现在安全了’。他成功收购了百达翡丽，并还清了所有贷款。”

公司的未来得到了保障，菲力·斯登可以继续筹划1989年的150周年志庆。泰瑞表示：“我们在1989年推出的多款作品以及Calibre 89时计都是重要的里程碑，一如父亲在推出该时计系列时所言：‘现在我们是全球顶尖钟表制造商，而且会在那个位置保持一直屹立不倒’。”

从儿子兼继承人成长为现在的一家之长兼公司总裁，泰瑞一直致力实现父亲的愿景，就连继任过程也不例外。回想起那一天，他对父亲作出的决定明显非常尊重。



照片：JOEL STANS JOHN SWANNELL/CAMERA PRESS GRAZIANO VILLA

左图：这款直径35毫米的时计采用一枚1913年的10美元硬币制成，黄金表盘配有宝玑字块。按下表壳外缘5时位置的按钮即可打开表盖，展露时计；关闭表盖，则看起来与原本的硬币无异。这枚时计对泰瑞·斯登意义不凡，当菲力·斯登把硬币抛给他时，意味着是时候由他来接任公司总裁。
右图：菲力·斯登手持Star Caliber 2000（右图）。为迎接千禧年，该时计历时8年研发而成，由1,118个零件制成，配备可移动的星空图。



上图：站在普朗莱乌特大楼前的菲力·斯登和泰瑞·斯登，2008年。该建筑项目于1996年完工，表达了菲力·斯登的愿景：将所有制表部门整合到同一屋檐下。两位斯登先生背后是一座名为“Spiral”的不锈钢环形雕塑，总长度为82米，形如摆轮游丝。
左图：菲力与泰瑞合影，前景为2020年启用的普朗莱乌特制表工坊大楼的建筑模型。

公司的代际交接发生在斯登家族的家宅，一切从简。菲力·斯登象征性地把一枚硬币抛给了儿子泰瑞。那不是一枚普通的旧硬币，而是来自1913年的10美元金币，里面嵌有一枚微型百达翡丽时计（对页）。这正是泰瑞小时候赏玩过并一度以为丢失了的硬币时计。这枚经过全新修复的时计标志着泰瑞将成为公司下一任总裁。

之后是正式交接。据泰瑞回忆，手续很简单，但其中的意义非同一般。“我们只是坐下来签署了几份文件。父亲当然很高兴由我来接手，但他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那天谈不上开心，但也不算悲伤。”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这一刻或许令人有些感伤，父亲仅用寥寥几笔，就把毕生事业以及积累了一个半世纪的革新、传统、努力和创意，全部交付到儿子手中。

那是一个转折点。菲力·斯登时代的顾问都已经退休。“他很高兴我能接班，但他的核心团队都离开了。这标志着转变。”泰瑞沉思了片刻，继而说道：“将来我也会面对同样的局面，不过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。”

菲力·斯登精明能干，加上对百达翡丽难以割舍，此时亦无法完全撇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。“他当然还在帮我。没有就这样离开。交接非常顺利。”

泰瑞对父亲精准把握时机的能力信心十足，回望菲力过往的业绩便知：Nautilus、Calibre 89、Star Caliber 2000、百达翡丽博物馆、罗纳大街前总部的新沙龙，以及普朗莱乌特的新大楼，每个项目的问世都恰逢其时，将这个以Calatrava十字星为标志的家族企业推向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。凭借鉴识变的天赋，菲力·斯登先生知道泰瑞的时代已然到来。

“有几年并不容易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和父亲一起工作。现在有时候，我确实感到有些孤单。”泰瑞说。不过，泰瑞亦认为自己继承了百达翡丽掌舵者必须具备的品质。“时代不同了，我也是不同的人。我拥有祖父的创造力……或许我也很好胜，就和父亲一样。我觉得这个组合还挺不错。”